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

杜勃罗留波夫

文学论文选

辛未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Н. А. ДОВРОЛЮВОВ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本书根据《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 年版本译出

文学论文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插页 3 字数 364,500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 册（内精装 1,700 册）

平装本定价 2.10 元 精装本定价 2.90 元

书号：10188·534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选收十月革命以前各时代各学派具有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外国文艺理论著作或批评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杜勃罗留波夫

目 次

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	1
黑暗的王国	60
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	255
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	319
逆来顺受的人	417
译后记	487

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①

伊·亚·冈察罗夫作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
《祖国纪事》杂志^②一八五九年，第一至第四期。

能够用俄罗斯灵魂的固有的语言，来告诉我们这个雄伟有力的字句“前进”的人，在哪里呢？一世纪接着一世纪的过去了，好几十万逗留不前、村野粗鄙、昏愚无知的人，都在永远唤不醒地昏睡，能够迸发出这个雄伟有力的字句的人，还很少在俄罗斯生长……

果戈理^③

我们的公众等待冈察罗夫君的长篇小说，已经有十年了^④。在小说还没有出版的很久以前，大家就把它作为一部出类拔萃的作品来谈论了。大家都怀着最大的期望来开始读它。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还是在一八四九年写成的，和现在的流行趣味颇为不同，许多人都觉得它很沉闷。就在这同一时候，出现了《贵族之家》^⑤，大家都被小说作者的诗情的具有高度魅力的

才华所吸引去了。于是《奥勃洛莫夫》就被许多人冷落在一旁；有许多人，甚至因为在冈察罗夫君的长篇小说中，贯穿着一种非常精细而深刻的心理分析，感到了疲倦。这些爱好外表上引人瞩目情节的读者，所以会对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感到疲倦，就因为直到这一部分的终结，它的主角还是继续躺在沙发上，他们已经在第一章的开头，在这张沙发上见到过他了。那些爱好暴露倾向的读者，很不满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始终没有触到正当的社会生活。要而言之，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在许多读者身上引起不良的印象。

看来，可以断言整个小说并不成功的征象，似乎并不少，至

-
- ① 本文发表在一八五九年《现代人》杂志第五期中，署名为“Н—бов”。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发表在《祖国纪事》的第一至第四期中，它一发表，杜勃罗留波夫就写了这篇文章。
 - ②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在一八一八年，曾以文集的形式出版。至一八二〇年，改为杂志。但那时所发表的，主要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材料和文章。后来停刊了。等到一八三九年复活，就改组为文学月刊。别林斯基曾在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六年间，主持这杂志的批评栏，这是它的最辉煌时期。但自别林斯基退出以后，它就逐渐显出自由主义的色彩，它的威信也日益削弱。直到一八六八年，因转入了涅克拉索夫的手中，它才恢复从前的战斗立场，重新获得巨大成功。但此后沙皇当局的检查也日益严紧了，这杂志终于在一八八四年被封。
 - ③ 引自《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引文与果戈理原作字句略有出入。
 - ④ 冈察罗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杰出的俄国作家。在大学时，颇受进步教授纳杰日丁的影响。在一八四六年，认识了别林斯基，并和别林斯基的文学团体有了接近。一八四七年，在《现代人》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得到了大家的重视。在这个小说之后，他开始构思《奥勃洛莫夫》。在一八四九年，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题为：《奥勃洛莫夫之梦》。但后来，由于出使国外等等的原由，没有再写下去，直到一八五五年，作者回国以后，才重新续写。
 - ⑤ 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写于一八五八年，于一八五九年一次发表在《现代人》的一月号中。这个长篇小说当时得到读者与批评家热烈的欢迎。据当时的一个批评家说，“屠格涅夫的长篇，使大家都读得兴奋若狂……大家都涌向它；把它当作一种期待已久的宝物。”

少，在我们那些已经习惯于把所有诗的文学看作是一种玩乐，只根据最初印象就把艺术作品批评一通的读者，是这样的。然而这一回，艺术的真实却很快占了上风。这部小说的续集部分，终于把一切从前曾经有过这样印象的人的最初不满意的印象都消泯了，而且冈察罗夫的才能，借助于它的所向披靡的影响力，甚至把那些绝少同情他的人都制服了。我们以为，这样一种成功的秘密，可以归结为，在作家的艺术才能中直接表现多少力量，那么在这小说中就有多少卓越丰富的内容。

这看起来也许是很奇怪的；我们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虽然发现特别丰富的内容，可是就主人公性格本身来说，在这小说里面简直就没有什么行动。但我们打算在下文说明自己的意见，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在阐述若干观察和结论。照我们的意见，这些观察和结论，正是冈察罗夫的小说必然要引出来的。

毫无疑问，《奥勃洛莫夫》招来了许多批评。在这些批评家中，有些人大约是校雠家，他们一心在语言与文体中搜索什么错误；有些大约是多情善感的人，他们会对某些情景或者人物的动人之处，发出许多感叹；还有一些大约是审美药剂师，他们根据美学的药方，严格地检验每一作品，看它们是否处处正确地把某一类性质的药品最合宜的分量分配给登场人物，这些登场人物是否一直是按照药方上所说明的情形来使用它们的。但我们对于深入这一类精微的细节，却连丝毫欲望都感觉不到，假如我们不在这方面绞尽脑汁——那样的句子是不是完全合乎主人公的性格和地位，或者其中某一些字眼是否应当更换一下之类，读者们似乎也不见得会觉得怎样遗憾。因此我们也就一点都不以为，假如我们只对冈察罗夫小说的内容和意义作比较概括性的考察，便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虽然，那些“真正的批评家”，无疑又要责备我们，说我们的文章不是在论“奥勃洛莫夫”，而仅仅

是关于“奥勃洛莫夫”了。

我们以为，批评家对冈察罗夫，比之对任何其他作家，更有责任来扼要说明从他的作品中所抽取出来的一般结论。有这样的作者，他们自己就会担负起这个工作，向读者阐明他的作品的目的与意义。有的作者，他们并不直截了当说明他的意图，但却这样叙述整个小说：使它成为他们的思想的明白而又正确的具体表现。这些作者的作品的每一页，都在努力启发读者，必须十分迟钝的人，才会不明白它们。……但是阅读了这些作品的结果，多多少少会完全（视作者的才能高下而定）同意在这作品基础中所包含的思想。其余一切却在读了这本书的两个钟点以后，都化为乌有了。冈察罗夫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不给你、而且他是显然不愿意给你任何结论的。他所描绘的生活，在他并非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手段，而是生活本身的直接目的。他是不关心读者的，也不关心你们会从他的小说中得到什么结论：这已经是你们的事情了。你们假使弄错了，只能怪自己眼光近视，怎么也不能去怪作者。他把生动的形象传达给你看，他只保证这些形象是同现实一致的；至于阐明被描写的对象的价值等级，这已经是你们的事情了：他对这一点，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他也缺乏一种能够赋予其他天才以巨大力量与魅力的热烈感情。例如，屠格涅夫叙述他的主人公，就好象在谈论他的亲近的人们一样；他从他们的胸膛中提炼出热烈的感情来，并且怀着温柔的同情、病态的烦虑看护着他们，他同自己所创造的人物一起受苦，一起欢乐，他自己就神往于他一直很喜欢使他们置身于其间的那种诗意的环境……他的迷恋是有传染力的：它不可抗拒地抓住了读者的同情，从第一页起就使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凝结在小说上，迫使他们也来体验和感受那些屠格涅夫人物就在其中向他们显现的那种时刻。过了许多时候，读者们也许会忘却故事

的进程，失去各个事件详细情节之间的联系，遗忘个别人物和情势的特征，也许，最后，把所有读过的东西都忘记干净了；然而他们会一直记住和珍爱他们在阅读小说时所体味到的那些生动而愉快的印象。但冈察罗夫却没有这一套东西。他的才能决不会轻易向印象认输。他不是一看到玫瑰花，一看到夜莺，就唱起抒情歌曲来的；他可能给这些东西所惊动，他会踌躇着，长久地注视着，倾听着，沉思着……但在这个时候在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是我们无法好好弄明白的。……然而他终于开始勾勒一些什么了。……于是你们就冷静地注视着那个还不怎样明晰的轮廓。……它们渐渐明晰起来，明晰起来，又渐渐变得美丽起来。……突然，不知道由于一种什么奇迹，从这些轮廓中，终于显现了包含有无限美丽与魅力的玫瑰和夜莺了。他不但把它们的形象描绘给你们看，而且还使你们嗅到了玫瑰的芳香，听到了夜莺的歌声。……假如玫瑰和夜莺能够鼓舞你们的感情，那么你们就唱起抒情歌曲来吧；艺术家既然把它们勾勒出来以后，他就满足自己的工作，走到一旁去了；他不再添加什么。……“添加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这样想，“假如形象本身不能告诉你们的心灵什么东西。那还有什么话可以对你们说呢？……”

冈察罗夫才能的最坚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善于把这形象加以锻炼，加以雕塑。）这就是他所以特别不同于同时代俄罗斯作家的地方。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才能的其他一些特征，也就容易说明了。他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随便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生活的阳光落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然而它刚刚触到我们的意识，就立刻从我们身上消逝了。紧接着它的后面，又从别的物体上射来了别的光

华,但它们却又同样迅速地消逝了,几乎不留一点痕迹。全部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它只是在我们意识的表面上滑过去。艺术家就不是这样;他能够在每一种事物上,捕捉一种跟他的内心十分接近而又亲切的东西,善于摄住其中有什么东西特别打动他的一瞬间。按照诗人才能的性质,按照这才能造诣的程度,艺术家所达到的范围,有的可能显得狭窄,有的就显得宽阔;其印象有的可能显得生动活泼,有的就显得深邃沉着;其表现有的可能显得热情激动,有的就显得安详平静。诗人的感应,常常会给某一对象的一种什么品质所吸引去,于是他就到处努力呼召和搜寻这一种品质,他把尽可能完全地、并且生动活泼地将它表现出来作为自己主要使命,他把他的艺术力量大部分都化在这一点上。这样,艺术家就使自己灵魂里的内在世界跟外部现象的世界交融在一起,能够通过统治着他们的精神的三棱镜来观察全部生活和自然。这样,有一些艺术家就使一切东西都受造型美的感觉所支配;有的艺术家主要就只描写柔和的和能够引人同情的面貌;还有一些艺术家,就通过一切形象,通过一切描写,来反映人道的与社会的追求,等等。但这些方面,却没有一种是在冈察罗夫的身上特别显示出来的。他有另外一种特质:一种属于诗人世界观的宁静和丰满。他不会被什么东西特别地吸引去,或者一切东西对他有同一程度的吸引力。他决不迷离于某一对象的一方面,也不会迷离于某一事件的一个瞬间;而是把这一对象转来转去,从四面八方来观察它,期待着这一现象所有的瞬间的完全显现,到那时候,他才开始从事艺术加工工作。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艺术家对待他所描写的对象,当然就能比较平静,比较不偏不倚,甚至对于琐碎的详细情节,都能弄得轮廓分明,而且对于小说中所有个别事件,也能给予同等程度的注意了。

有些人会觉得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过于冗长的原因就在于

此。假如您愿意这样说，这部小说的确可以算是冗长的。奥勃洛莫夫在第一部中躺在沙发里；在第二部中，他到了伊林斯基家，爱上了奥尔迦，她也爱上了他；在第三部中，她发现自己错看了奥勃洛莫夫，于是他们就分了手；在第四部中，她嫁给了奥勃洛莫夫的朋友斯托尔兹，而奥勃洛莫夫却娶了他所租的房子那里的房东太太。这就是一切了。没有什么外部的事件，没有什么阻碍（除非涅瓦河上的吊桥拉起来，才会阻止奥尔迦与奥勃洛莫夫会面），没有什么次要的事故闯到这部小说里去。奥勃洛莫夫的懒惰和冷淡——这是他全部历史中的唯一动力。这怎么可以拉长到四部分呢！这个主题要是落到了别的作家身上，就会把它写成另外一副样子了：他可能把它写成五十来页轻松而又赏心悦目的文字，可能把它创作成可爱的笑剧，把他的懒鬼可能嘲笑一通，可能赞美一阵奥尔迦与斯托尔兹，于是事情就这样完结了。这样的故事无论如何是不会使人厌烦的，虽然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意义。可是冈察罗夫却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这个工作。他对于自己的视线曾经一度投射过的现象，在还没有穷根究底，还没有找出它的原因来，还没有了解它同一切包围着它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前，他是不会离开的。他要努力把一种在他面前闪过去的偶然的形象提高到典型的地位，赋予它普遍而又持久的意义。因此，凡是和奥勃洛莫夫有关的一切，在他都不是空洞而卑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对一切东西都满怀兴味，他把一切都详细而清楚地勾勒出来。不但是奥勃洛莫夫住过的屋子，还有他只是梦想着去住的屋子；不但是他的睡衣，还有他的仆人查哈尔的灰色制服和粗硬的颊须；不但是奥勃洛莫夫写一封信的情形，还有村长写给他的那封信同纸质和墨色——这一切都非常清晰地并且凸出如浮雕地传达和描写出来。甚至于对那个在小说中不起什么作用的男爵冯·兰格瓦庚，作者也

不能随便放过去；他以很出色的整整的一页地位来描写这个男爵，假如在一页中还不能把他尽情描写出来，就不惜写上两页或者四页。这一点，您也许可以说，要妨害剧情的速度，使得那些要求有一种强烈激动把他们不由自主地吸引去的冷漠的读者感到疲倦。然而，虽然如此，这在冈察罗夫身上，却是一种对于他的艺术描写极有帮助的高贵的特征。当你开始读小说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许多东西好象都不能证明它们是严格地必要的，好象都不能符合艺术的永久性的要求的。可是很快，你就会习惯于他所描写的世界，就会不由自主地承认所有他所描写的现象的规律性和自然性，就会把你自己也放在剧中人的环境中，而开始感觉，在他们这种地位，在他们这种环境中，那是不可能有什么别种做法，而且似乎也不应该有别种做法。作者所不断地介绍着的，他所满怀着兴味并以卓越的技巧描写着的琐碎的详细情节，到最后终于产生了一种魅力。你完全转到了作者引导着你去的那个世界里：在这世界里，你找到了一种亲切的东西，在你的面前展开的，不只是每个人，每件事物的外表形式，还有他们的内部，还有他们的灵魂。于是在读完了全部小说以后，你就会感觉，在你的思维领域里已经加上一种新的东西，在你的灵魂里已经深刻地镌刻着一些新的形象，一些新的典型。它们会长时间跟踪着你，你老是要想着它们，你老是要想弄明白它们的意义，以及对于你个人生活、性格和习惯的关系。这时候你的颓唐和疲倦就不知道隐匿到哪里去了；勇敢的和清新的感情在你的心中苏醒过来了。你打算从头再读许多页，思索着它们，辩论着它们。无论如何，奥勃洛莫夫对于我们是有影响的：《奥勃洛莫夫之梦》以及其他几个独立的场面，我们就接连读了好几遍，全部小说我们差不多从头至尾读了两遍，在读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几乎要比读第一遍时还要喜欢它。这些被作者用来编排故事

进程的详细情节，这些照某些人的意见说来，是把这小说“拉长了”的详细情节，就具有这样一种富于魅力的意义。

所以冈察罗夫在我们的面前，首先就是一个善于把生活现象的完整性表现出来的艺术家。把生活现象描写出来，就是他的使命，他的欢乐；他那客观的艺术创造，决不给什么理论上的偏见或是先入的观念所迷惑，也决不屈服于任何一种独占性的同情之下。这种艺术创造是平稳的、清醒的、冷静的。这是不是艺术活动的最高理想呢？或者说不定，这甚至是一种缺点，它暴露着艺术家的感受力是薄弱的？要给这个问题以严格的回答，这很困难，假使要是不加保留和不加解释，无论如何也是不公平的。有许多人不喜欢这位诗人对于现实的冷静的态度，他们准备立刻对于这种天才的无动于衷的性格宣告严厉的判决。我们了解这一类判决的自然性，而且说不定，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愿望，要求作者能够更加刺激我们的感觉，能够更强烈吸引我们。然而我们却也明白：这种因为希望经常有一个指导者的习惯而产生的愿望，甚至在感情中也需要指导者的愿望——多少有点奥勃洛莫夫的气质。假如只因为那些印象还没有在他身上唤起抒情诗的兴奋，却默默地潜入他的灵魂深处，就编派作者感受力比较薄弱——这是不公正的。相反，那些印象越是迅速、越是激动地表现出来，它们就越是显得表面化，越是显得浮光掠影。我们可以经常从那些天赋与他们言语上以及表情上激动的取之不尽蕴藏的人身上，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假如一个人能够把事物的形象放在自己的灵魂里，经过一番孕育和抚养，然后把它明确而又完整地表现出来——那么这就是说，他那敏锐的感受性已经和深刻的感情结合起来了。他不会在时间没有成熟以前，就表达出来，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一样东西会对他没有用处。一切在他周围生存的和活动的，一切使得自然与人类社会丰富起来的，这

一切在他那里——

都象一种神秘的东西
生活在他的灵魂深处。^①

一切生活现象，反映在他的里面，就好象反映在魔术的镜子里似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这些生活的现象，都能按照他的意志停留下来，凝结起来，成为一种固定不移的形式。看起来，他好象能够摄住生活的本身，使它永远固定起来，把它最难以捉摸的瞬间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永远看着它，向它学习或者享受着它。

这一种发展到了最高程度的威力，当然，极值得我们称之为这是天才的一种摄引力、魅惑力、鼓舞力或者潜力。不过就是这一种威力也有它不同的程度，而且，它可以发挥到同样重要的各个不同种类的对象上去。在这里，我们是和那种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的意见不同的，这批人以为，能够非常美好地描写树上的叶子，是和例如能够非常卓越地描写人物的性格，同样重要。从主观上想，这也许是正确的：两个艺术家彼此的才能可能是一样的，只有他们的活动范围各不相同。然而，我们永远不能同意，一个把他的才能浪费在工整地描写小叶片与小溪流的诗人，可以和那个善于把同样的才力发挥在——例如说——再现社会生活现象的人，有同等的意义。我们觉得，就批评、就文学、就社会本身来说，关于艺术家把才能运用在什么地方，怎样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比艺术家自己所具有的才能在抽象的状态上、在潜在的状态上有怎样的范围和性质的问题，远来得重要。

^① 引自丘特契夫(Ф. И. Тютчев, 1803—1873)的诗·《寂静》。

冈察罗夫的才能是怎样表现的呢？它是用在什么地方了呢？应该分析了这个长篇小说的内容之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冈察罗夫没有给自己的描写选取广大的范围。关于这个心地善良的懒人奥勃洛莫夫怎样躺着和睡着，以及不论友谊、还是爱情都不能惊醒他，使他振作起来的故事——这到底算不上怎样重要的故事。〔然而在它里面，却反映着俄罗斯的生活，在它里面，那种生动的现代俄罗斯典型正以无情的严厉与真实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它的里面说出了标志我们社会发展的新词，这个新词是以明确而坚定的声调，没有失望、也不带稚气的希望，而是对真理怀着完全的自觉之下发出来的。这个新词——就是奥勃洛莫夫性格；它是解开俄罗斯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同时它使冈察罗夫的长篇小说拥有了比较我们那些暴露小说所具有的意义更要巨大的社会意义。在奥勃洛莫夫这个典型中，在这整个的奥勃洛莫夫性格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较出于强大才能之手的成功作品更要巨大的东西；我们发现了这是俄罗斯生活的产物，这是时代的征兆。〕

奥勃洛莫夫在我们的文学中已经完全不是什么新的人物了；然而在以前，这种人物却从来不曾这样朴实而自然地呈现在我们之前，象现在冈察罗夫长篇小说中所描写似的。为了不要涉古太远起见，我们要说，奥勃洛莫夫型的同类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经找得到了，后来，我们又在我们那些最好的文学作品中，好几次碰到他们的再现。问题在这里：（因为这是我们的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然而跟着时序的流驶，跟着社会意识的发展，这个典型也在改变它的形式，对于生活形成了另外一种关系，获得了新的意义。指出这种典型所以存在的这些新姿态，阐明它的新的意义的本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巨大任务，而能够完

成这一工作的天才，也任何时候都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完成了最重要一步的前进。冈察罗夫就用他的《奥勃洛莫夫》完成了这样的一步。我们要先观察一下这个奥勃洛莫夫型的主要特征，然后再试试在他和各个不同时期我们文学中所出现的几个同类典型之间，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奥勃洛莫夫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一种彻头彻尾的惰性，这种惰性是由于对一切世界上所进行的东西，都表示冷淡而发生的。冷淡的原因，一部分在于他的外部地位，而另一部分，则在于他的智力和道德发展的方式。就他的外部地位来说——他是一个绅士；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有一个查哈尔，还有三百个同样的查哈尔。”伊里亚·伊里奇^①向查哈尔这样解释着自己的优越地位。

“难道我也得奔跑，也得做事？我难道是少了吃的？样子瘦了还是憔悴了？难道我还缺少什么东西？伺候我，给我做事——似乎有的是人啊！托福上帝，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自己在脚上穿过袜子呢！我应该去操心烦恼吗，干吗我要去烦恼呢？……我是对哪个在说话？你不是从小就跟着我的吗？你是什么都知道的，你看见我娇生惯养，你知道我从来就受不住什么寒冷、饥饿，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没有给自己挣过一块面包，总而言之，没有做过辛苦的事情。”

奥勃洛莫夫说出了毫无疑问的真理。他所受到的教养的全部历史，都可以作为他这些话的证据。他从很小年纪起，就养成

^① 这是奥勃洛莫夫的名字与父名。